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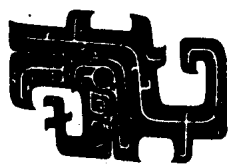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張光賓著



# 元朝書畫史研究論集

張光賓 著



故宮叢刊甲種

# 故宮叢刊編輯委員會

## 編輯委員

李霖燦（兼主編）

王璞

江兆申

汪繼武

宋宇

昌彼得

胡賽蘭（兼編輯）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初版

故宮叢刊  
甲種之十四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部

編輯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宮叢刊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印刷者

華欣綜合印製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臺北市士林外雙溪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二八一巷五弄二二號

## 緣起

本院所發行之書刊，關於學術研究者：有「故宮季刊」及「故宮英文雙月刊」二類。另編印有「故宮名畫解題」及「故宮藏品選目」二書，於各界對本院藏品之瞭解，頗有裨益。惟以上書刊，均為專門性研究所需，為應社會一般之需要，近復長期編印「叢刊」數種。彙刊本院同仁研究成果及特約印行書內外有關中國文化及藝術等書刊，以期有助於研究鑒賞之風氣。「叢刊」內容，暫定以下三種：

一、故宮藏刊甲——以學術性專著為主。

二、故宮叢刊乙——以一般性文物介紹之著作為主。

三、故宮叢刊丙——以專題性圖片為主之畫冊。

除以上三種外，當視需要，繼續增印，隨時出版。茲當發刊之始，略述緣起，尚祈各界人士，指教匡正，無任企禱！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海寧 蔣復璁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 自序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秋，初入藝專習國畫，先師傅抱石授中國畫史及繪畫理論。當時正爲其所著石濤年譜最後之訂正。每到校上課，必攜稿以隨，其治學精神，與其對中國繪畫傳統的認識，得到深刻的啓示。三年畢業，適值抗戰勝利，即爲生活謀工作，東奔西馳，由西南而東北，更輾轉逐流到東南海疆；教書，編雜誌，當秘書，打游擊，最後混跡軍中，作教官，辦行政，……一轉瞬四分之一世紀的大好時光溜走了，除短期教書差近所學外，簡直無一件與畫畫攀得上關係。

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又逢秋天，卸却戎裝，來到故宮博物院，被派在書畫處從頭幹起，總算與書畫結上因緣，衷心感到異常的快慰。這裏收藏歷代古書畫，數以萬計，時逾千載，與這些古書畫相關的作家、鑑藏家、閑玩題跋的人，更是不知凡幾。其中真真假假，有待研究考訂的工作實在不少。本着「入寶山不能空回」的「妄」念頭，於是私自確定了一個探索的範圍——就是元朝。

何以選擇元朝？也有我自己的理由：歷史短，全程不及百年；範圍有限，書畫名家多在江南一隅；在這有限時間和空間所產生的書畫家，他們的成就又是非凡的，以一個年屆知命的退役「軍文」，若能夠利用有限的剩餘勞力，探尋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那怕是一鱗半爪，也算是有義的事情。況且，在未進博物院以前，我對元四家之一的倪高士，具有深厚的景慕，嘗利用公餘撫拾了不算少的資料。

研究元代書畫史實，又有一重「障幕」。那就是明朝中葉以後，在藝壇上對元朝人的成就，由於「偏愛」與「偏惡」，產生許多不正確的評論。譬如以李應禎爲首，貶抑趙孟頫的書法爲「奴書」；到董其昌倡繪畫南北分宗，表彰所謂「文人畫」，盡情「美化」元四大家——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的成



就。爲求打開這重「障幕」必須從當代人的紀錄中尋索。因此，我又興起一種「野心」，要遍讀（其實是瀏覽翻資料）元人詩文集，先自與書畫家有關係者查起，次及其他，數年下來，四庫裏屬於元人的別集，大體瀏覽一過，自然獲得不少有價值的材料。

六十三年（一九七四），江兆申先生來長書畫處，對書畫展覽有一革新措施。首自負責籌辦「吳派畫九十年特展」，以文徵明爲中心，對蘇州地區明中葉各家的作品，用編年方式展出，並以其在國內外數年研究所獲，編著目錄，很爲成功。繼即擬舉辦「元四大家書畫特展」，亦採編年方式展出，並蒙將籌辦的任務，俾余執行。經過大約一年的努力，更參考方志、著錄，與近代人對元畫研究的成果，彙整編寫完成「元四大家年表」，也概括與四大家同時書畫家的行誼。更考述四大家生平、書畫造詣，以及展出書畫之研究各項論述，合併撰成「元四大家」一書。趕在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十一月（元四大家書畫特展在十月十日開幕）出版。這本書出版後謬蒙國內外研究中國美術史的先進和朋友的鼓勵，私心頗覺愧赧，因爲尙待研究補充的問題還很多。

這本集子所選輯的九篇拙文，大部份是在撰寫「元四大家」一書前後，發掘出來的問題，也可說是該書的「副產物」。其有關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幾篇短文，則又是恭逢其會，國外對此問題有熱烈的討論，或主動引發，或被動辯解，似有不得已而言的苦衷。試略述各篇寫作經過及重要內容。

元朝大家的繪畫：本文扼要評介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的生平，繪畫成就及對後世之影響。原載台北「雄獅美術」，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七號。

無用師與黃公望富春山居圖：首先敘明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是畫與鄭無用者，繼述明成化以後流傳的經過。完稿於六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原載「藝術家」一九七五年，第六號，以上兩文皆爲「元四大家書畫特展」而作。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以外的問題：是偶然讀到，徐復觀先生「中國畫史上最大的疑案——兩卷黃公望的富春山圖問題」所引發起來。徐文考訂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爲贗，「子明卷」爲真。在引述明末清初無用師卷「火殉」故實等問題有錯誤，針對此點，曾將「火殉」這段事實最初的著錄，吳其貞書畫記，其人、其書和相關的人事，作了一番詳細考察。同時，從黃公望交遊中考察出「無用師」其人，不是高僧，應該是與黃公望有同門師友之誼的道士。盱江人鄭樗字無用，號散木者。本文脫稿於六十四年一月，故宮季刊於九卷四期刊出，已經是這年的年終了。國外討論此一問題，已接近尾聲，我的論點也間有爲他人涉及者，不過引證資料略較充實。

關於黃公望兩卷富春山居圖真偽問題，事後獲知徐復觀先生是在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十一月在香港明報月刊首先揭載出來，隨即引起海外學者熱烈討論，對他以「子明卷」爲真的論據多持反對意見。如饒宗頤、傅申、彭襲明幾位先生是。而徐先生則始終堅持己意，起初幾乎孤軍奮戰，稍後翁同文先生爲徐助陣。雙方互覓證據，寫文章一往一來，到六十五年（一九七六）春天，明報月刊循讀者的請求，不得已而宣告結束。徐先生在討論中共寫了四篇大文，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間彙輯成一個專集，名曰「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交由台北學生書局發行，並先在中華雜誌四月號一六五期刊出該書序文，除自詡「在考據學上，……有它一定的貢獻」外，意思不到竟遷怒於故宮博物院及本人。說甚麼元四大家一書只引用反駁他的文章，又什麼虛列一六九種參考書目，來欺騙世人，……真是天大冤枉。事實上他們在國外討論的那份刊物，一般人讀不到，當時因爲正在籌辦元四家特展，相知的朋友寄來的資料都是反對他的，而且持論也極爲公正，與自己從各種層面探查出來的資料，也都證明「無用師卷」較「子明卷」爲可信賴。

讀過「序文」，曾爲短文欲加申述。可是，此間新聞紙懷於過去教訓不願自找麻煩，未能刊出。待

學生書局於六月間將徐著印行，更再三設法覓得全部論著，拜讀一過，始悉徐先生論證，無用師卷爲僞跡的「關鍵性問題」，就是認爲黃公望根本未曾隱居過「富春山」，方志、畫史、各種記載，凡稱他「富陽」人或「歸富春」的說法皆是在順治九年因製造僞無用卷火殉故事以後，纔附會上去的。針對這個「關鍵性問題」，於是又擬了下面兩篇短文。

黃公望富春大嶺圖：聞現藏南京，爲黃公望畫贈邵亨貞復孺者。大嶺乃富陽縣城東門外通往錢塘的要道，浙省方志中的冢墓志，載黃公望墓在廟山下，正統富春志說黃公望「春名」人，（按：春名爲春明之異寫詳下文）廟山與春明都在富陽縣東北靠錢塘境的富春鄉，也爲大嶺路必經之地。黃公望作大嶺圖即是畫其居處附近山水，相當寫實的一幅畫，文中曾將縣境域圖對照說明。

黃公望是否居住過富陽問題——讀徐復觀先生「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眞僞問題」以後：此文主要從現存江浙兩省方志，全般檢校，其結果：江蘇方面稱常熟人，晚歸「富陽」；浙江方面稱「富陽」人。原來「富陽」即古富春，是一多山的「巖邑」，前人著書無標點符號，凡稱某人居富春，或隱居富春山者，若無特殊界定，常係指居住在今富陽縣的山中（見文中詳考）。

以上兩文可證黃公望晚年居「富陽」即富春，決非子虛，故無用卷謂「至正七年僕歸富春山居」者，是回到他早已在富陽縣，富春鄉赤亭山前，廟山附近的「山居」，而非如徐先生所指桐廬縣境的「富春山」之居。我在元四大家書中所製「四大家遊跡圖」可以爲憑。這兩篇東西，早在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一月以前完稿。分別刊故宮季刊十二卷二期及十二卷四期。如果，徐先生寓目，必然會「教訓」一番，打定主意：準備「聆教」，再不吭聲。

李衍——文湖州竹派的中興者：曾以于寔筆名，發表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二月，中國古典藝術專號，更增加新資料，及重要圖版。李衍畫竹對元代畫家畫竹之盛，有極大影響。



後人言畫竹多宗文湖州，而湖州墨蹟，元初已不多覲。李衍既得文竹真蹟，復深入竹鄉實際研究竹類生態，撰成竹譜詳錄一書傳世，其對湖州竹派中興之功，是不能忽視的。

元仙儒句曲外史張雨生平考述：張雨與黃公望、楊維禎，在至正初年（一三四一—一三五〇）有極密切頻繁的交遊活動。前人將他的生卒年弄錯了，使得這些交遊活動在時間關係上晦而不明，茲據明朱存理珊瑚木難著錄劉基所撰「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及其他相關資料，考訂爲：生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年癸未（一二八三），卒於元順帝至正十年庚寅（一三五〇）七月。年六十八歲。從而弄清楚了自後至元丙子、丁丑間（一三三六—一三七）離開茅山回到錢塘，使得與黃公望、楊維禎諸人游從詩酒酬倡的事蹟，由晦而明。本文原題爲「元仙儒句曲外史張伯雨生平考」，曾由故宮英文雙月刊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十卷五期，及一九七六年，一—二月，十卷六期發表。中文稿經改寫，載中華國學六六年第五、六兩期。

辨趙孟頫書急就章冊爲俞和臨本——兼述俞和生平及其書法：從俞和書風，習用印鑑、及其他相關資料，以辨正故宮現藏題爲「趙孟頫書急就章冊」應爲俞和所臨。同時，又從徐一夔始丰稿發現俞和墓誌。據以考述其生平與書法。以對這位真正承襲趙孟頫書法，終生不渝，且有相當成就的書家，略盡表彰之力。文載故宮季刊一九七八年十二卷三期。

故宮兩件宋元法書作者題名探討：一件爲元人詩翰冊十一開，舊題「薛植致雲林徵君尺牘」。經辨正爲蘇州人陳植，致倪瓚的尺牘。一件爲簡目舊題「宋董良史墨蹟冊」，考訂原結論認爲是元末明初上海人董紀，字良史。後來在別的學術刊物，見陳垣記述其個人收藏董良史自書詩冊，後有萬曆年間董良史署款，鈐述夫印，字跡印鑑與故宮所藏董良史書畫錦堂記墨跡均相近，故知當係明萬曆尚存世的吳郡人董良史字述夫者所書。而董紀與董良史（字述夫）混爲一人，據陳垣考察，始於明詩綜。惟吳人董良

史生平待考。文載六十二年故宮季刊九卷一期。并由英文雙月刊一九七五年，五一六月，十卷二期發表。

時間過得真快，到博物院不覺間又打發走九個歲月。即是元朝這短暫百年間書畫藝術上，必須研究的問題，還多着呢！以上各篇所討論的雖算不得甚麼大問題，但對某些書畫和作家，能夠從當代人的紀錄中推究出較真實具體的證據，相信對元代書畫史的建立，仍不無小補。譬如：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舊題趙孟頫書急就章冊，以及張雨的生卒年、俞和的生平，已得到某種程度的廓清。今後仍有待繼續深入的探求。淺淺之獲，原不足稱，竊恐日久散佚，特彙輯成冊，姑名之曰「元朝書畫史研究論集」。謫陋寡聞，乖誤固所難免，幸博雅有道，不吝指正爲是！

六十七年六月卅日於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張光賓識

元 王蒙 具區林屋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彩色）





九珠峯翠圖軸  
 此畫乃黃公望所畫，其意  
 在寫九珠峯之奇麗，其  
 法以淡墨為主，兼用  
 赭石，其筆法則以  
 披麻皴為主，兼用  
 雲頭皴，其景則以  
 遠山為主，兼用近  
 山，其意則以清遠  
 為主，兼用幽深。

黃公望題  
 大德三年夏

九珠峯翠圖軸  
 無數人家住碧灣  
 芝子娃來三三三  
 夢迴難對峰  
 崖以 海邊

此畫乃黃公望所畫，其意  
 在寫九珠峯之奇麗，其  
 法以淡墨為主，兼用  
 赭石，其筆法則以  
 披麻皴為主，兼用  
 雲頭皴，其景則以  
 遠山為主，兼用近  
 山，其意則以清遠  
 為主，兼用幽深。





卓白先生小象



先生清弘景字通明母夢天入執爐而東既而有娠及長  
有異操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蹠眉長額單為  
耳讀書萬卷恥二字之不知善琴棋工草隸嘗為  
齊諸王侍讀後耽朝服持冠神武門而歸遂居  
華陽自號華陽陶隱居偏廬名山尋訪仙燕尤  
好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後梁武帝禮聘不起  
人謂之山中宰相所學死奇書數百卷年八十五  
于大同二年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  
至正甲申春閏茅子張天白焚香書于開陽堂



（色彩） 藏院物博宮故立國 卷 像與倪題雨張 元





# 目次

## 自序

|                                 |     |
|---------------------------------|-----|
| 一、元朝四大家的繪畫·····                 | 一   |
| 二、無用師與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 一三  |
| 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以外的問題·····            | 二五  |
| 四、黃公望富春大嶺圖·····                 | 三九  |
| 五、黃公望是否居住過富陽問題                  |     |
| ——讀徐復觀先生「黃公望兩個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以後····· | 四五  |
| 六、李衍——文湖州竹派的中興者·····            | 五九  |
| 七、元仙儒句曲外史張雨生平考述·····            | 七一  |
| 八、辨趙孟頫書急就章冊爲俞和臨本兼述俞和生平及其書法····· | 八九  |
| 九、故宮兩件宋元法書作者題名探討·····           | 一一三 |

## 元朝四大家的繪畫

元四大畫家是黃公望、吳鎮、倪瓚、王蒙。他們的成就，在中國繪畫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其繪畫思想與畫蹟，影響明清以後繪畫發展至爲深遠。

### 一、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晚年署款多稱「大癡學人」。生於宋度宗咸淳五年（西元一二六九年），卒於元順帝至正十四年甲午（西元一三五四），年八十六歲。他是江蘇省常熟縣人，原姓陸，名堅，陸神童的次弟。父母親早逝，家貧無依。適浙江永嘉人黃樂，寓居城西北小山東麓，年已九十而無子嗣。遂徵得其家人同意，承嗣黃家。黃老先生高年得子喜出望外，一見面即驚喜交集地說：「黃公望子久矣！」因更姓名爲黃公望，字子久。

他到黃家才八歲左右（鍾嗣成錄鬼簿稱髫髻）。黃老先生暮年螟蛉得子，十分鍾愛，自必延師教導；十二歲那年應本縣神童科考試。這時他的養父已經九十四歲高齡了，想來撫育教導的時間也不太多。大約二十四歲左右，進入浙西肅政廉訪司署作「書吏」，隨着官署由蘇州遷到杭州城裏去辦公，再轉入江浙行省經辦田糧賦稅的小公務員。在職期間，不知道爲什麼得罪了「權豪」，以至有人薦拔他到

京城監察御史院欲任以官職時，就被「權豪」誣陷下獄。在獄中服刑和出獄以後，曾有詩致贈給要好朋友——楊載仲弘。現在祇留着楊載同贈的三首，還錄載於「翰林楊仲弘詩集」中。這三首詩對於他當時的不幸遭遇以及學養性情，都有很真切的評述。這時間約當元仁宗延祐年間（一三一四—一三二〇），也就是四十六到五十二歲，正是一生精力鼎盛的時期，却在宦途中遭受到重大的挫折。

自京出獄返回江南，改號大癡。先在松江以賣卜閑居度日，時或同常熟虞山老家小住。到元順帝再至元紀年（一三三五）以後，便住到杭州的笕笕泉。經常往來於富春、吳興、松江、蘇州、荆溪、無錫……等處。

他對於黃老的學問有很高的造詣，楊載的詩就曾讚譽過「分道徧莊周」。當在杭州作小吏時，便與當時道教一些頗具聲名的高士建立良好的友誼基礎。譬如，他與句曲外史張雨、開元宮玄覽真人王壽衍始終保持密切的關係。不過，他不與張雨同一教派；獨選擇了苦行清修的全真教，做了金蓬頭——金志揚的弟子。終其生為所信奉的宗教，修鍊傳播，而今道藏一書裏面還留下若干著述。在繪畫藝術方面的表現，僅是他道行修為的餘事。竟然，在死後的數百年間放射出萬丈光輝，照耀着人寰。

黃公望的繪畫思想，與其在繪畫實踐過程中的經驗，都在他留給後代的「寫山水訣」這短短三十二條著述中。（見輟耕錄）寫山水訣大致完成的時間，應該是在他繪畫藝術已有相當成就的晚年，極可能在至正初年，當他完成曠世巨構的「富春山居圖卷」的前後十數年間。其中有他個人創作的經驗。也積累了元代初期錢選、趙孟頫、李衍等人倡導「復古」捨去南宋末期恣意揮灑流於澆薄的惡習，銳意追求前代優良的傳統。主張取法董源、李成兩家樹石的「筆法」。在「山論三遠」一條中，以「闊遠」取代了北宋以來「深遠」的主張。這又是適應繪畫材質由「生紙」代「熟絹」的轉變，完全是經驗的積累。

所以，他自己的畫，主要師法董源、巨然，但是初期的學習，也曾涉獵李成的樹石。五十歲以前在